

《增评补图石头记》的传播盛况述评

在《红楼梦》的传播史上,正式付梓的版本中,有以程甲本(1791年)为代表的木活字白文本,以东观阁评本(1811年)为代表的木刻评点本。七十多年之后,王希廉、姚燮合评本《增评补图石头记》问世,此本在印刷上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石印和铅印技术,在评点上变一家之言为两家合评,堪称《红楼梦》传播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版本。这个版本一经问世,便备受青睐,发行量、翻印量都十分可观,这一现象本身及其形成原因都是值得注意的。

一 传 播 盛 况

王希廉、姚燮合评本《增评补图石头记》一问世,大有压倒群芳的趋势,正如吴克岐在《忏玉楼丛书提要》所云:“逮此本出现而诸本几废”。下文将借助三个指数,来考察其畅销的盛况。

第一个指数:两种先进的印刷术并用。光绪十年前,王希廉、姚燮合评本问世。关于这个评本的初版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较为含糊,认为是光绪间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一粟《红楼梦书录》是这样著录的:

《增评补图石头记》,王希廉、姚燮评。光绪间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一百二十卷。扉页题“增评补图石头记”。……正文每面十四行,行三十一字。每卷首题“悼红轩原本,东洞庭护花主人评,蛟川大某山民加评”。总目末有“ケイケイキョウサウ、グンワウシユンケイ同校字”一行。有圈点、重点、重圈、行间评及眉批,回末又有护花主人及大某山民评。

这里的出版时间只写了“光绪间”,没有确指哪一年。因为此“广百宋斋本”只在扉页题有“增评补图石头记”的书名,而扉页背面是空白,没有留下出版时间。第二种说法相对明确,认为此书初版是光绪十年

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杜春耕先生在《〈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序》中,对此曾有三点说明:

(一)《增评补图石头记》初版不是由“广百宋斋”出版的,而是由“同文书局”刊印的。(二)出版的时间可确定为光绪十年冬天的第一个月(孟冬)。(三)此书为石印本,而不是“铅印本”。^①

杜先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他自藏的一部《增评补图石头记》的扉页背面,印有“光绪十年甲申孟冬上海同文书局用石影印”三行大字。

至于一粟著录的“广百宋斋本”和杜先生所言的“同文书局本”,二者是什么关系,杜春耕先生作了这样推论:

光绪十年,同文书局用铅字排了《增评补图石头记》,后来用照相制版方法,制版于石头上,用石印法使之面世。但由于书禁的原因,印有出版时间及印制书局名称的本子没有(或基本没有)上市(笔者所得之本极可能是书局自留的样书)。第二年,广百宋斋铅印书局撤去了版权页,用铅印的方式出版了该书,即是如今传世较多为藏书家们所偏爱的《增评补图石头记》本。^②

由此可以推知,《增评补图石头记》初版是光绪十年同文书局“用石影印”的,一粟著录的“光绪间”本,是光绪十一年广百宋斋用铅印的方式再版的。石印和铅印的时间只隔一年,可以说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第二个指数:二十七天里印了二十二批纸。光绪十年之后,《增评补图石头记》的印数是很大的。笔者曾在杜春耕先生自藏的一部书中看到不少印刷用纸的批号,其批量之大,从侧面反映出这部书在当时的印刷量。为方便阅览,现将书中可以看到的批号图示如下:

《增评补图石头记》印刷用纸批号统计表

卷(回)次	页码	印书用纸的批号 (字体近似手书)
绣像(渺渺真人)	第18—19页之间	第十九批,巧月初九,昌
卷二(第二回)	回目画和卷首页之间	第七批,六月廿日,陆
卷九	回目画和卷首页之间	第四批,巧月初六,秦
卷十二	卷终和十三回目画之间	二批,六月十四日,昌
卷二十	卷终和二十一回目画之间	第三批,六月十四日,吴
卷二十五	回目画第一幅右上角	六批,六月廿一日,馮

续表

卷(回)次	页码	印书用纸的批号 (字体近似手书)
卷四十六	回目画和卷首页之间	第十批,六月廿二,秦
卷五十四	卷终和五十五回目画之间	六批,六月廿一日,馮
卷六十五	回目画第一幅右上角	第十四批,七月初三日,陆
卷六十八	回目画第一幅右上角	第十三批,七月初二日,陆
卷八十四	回目画第一幅右上角	十二批,七月初二日,谢
卷九十	回目画第一幅右上角	元批,七月初一日,陆
卷一百三	回目画和卷首页之间	第廿一批,巧月十一,谢
卷一百四	回目画和卷首页之间	第十八批,巧月初七,秦
卷一百八	卷终和一百八回目画之间	第廿批,巧月初九,沈
卷一百九	卷终和一百十回目画之间	十六批,巧月初六,雲
卷一百十七	回目画和卷首页之间	第念二批,巧月十一日,馮

书中可见到的批号,最大数字是“念二”,即“廿二”。在这二十二批纸中,除了第五、八、九、十一、十五、十七批的批号没有看到之外,其余十六批的批号都清晰可见,第六批的批号还出现了两次。从批号上的时间来看,最早为六月十四,最晚为巧月十一。因农历七月初七为“七巧”,故“巧月”概为七月。这二十二批纸的使用时间,是从六月十四到七月十一,由此可知,这部《增评补图石头记》的印刷时间约为二十七天。而这二十七天里用去了二十二批纸,想必是印了许多套。

第三个指数:九种重刊本。王希廉、姚燮合评《增评补图石头记》的重刊本,或为铅印、或为石印,多有再版者,目前可知的将近十种。现将一粟《红楼梦书录》中著录的九种重刊本列表显示:

王希廉、姚燮合评的重刊本简表

刊行时间与版本代称	扉页题字	背面题字
光绪十二年(1886) 铅印本	增评绘图大观琐录	光绪十有二年六月校印
光绪十八年(1892) 古越诵芬阁刊本	古越诵芬阁藏板,护花主人 黄[王]原批、大某山民姚加 评石头记,泉唐毛承基署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重 校刊印

续表

刊行时间与版本代称	扉页题字	背面题字
光 绪 二 十 四 年 (1898)上海石印本	增评补图石头记	光绪戊戌季夏上海石印
光 绪 二 十 六 年 (1900)石印本	绣像全图增批石头记,悼红 轩原本,钟山居士题	光绪廿有六年庚子石印
1905 年日本铅印本 (与光绪二十六年本 全同)	版权页题:明治三十八年 [1905]一月十三日印刷,明 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发 行,编辑兼发行者下河边半 五郎,印刷者中野镓太郎, 印刷所帝国印刷株式会社	
1905 年日本金港堂 书籍株式会社编印 本(同上)		
1930 年商务印书馆 “万有文库”本		
1933 年“国学基本丛 书”本(同上)		
铸记书局铅印本	精校全图铅印评注金玉缘, 蜚道人题(封面题“原本重 刊大字全图石头记,铸记书 局铅印”;一本题“精校全图 铅印金玉缘”)	

上述九种重刊本,有明确出版时间标志的,最早为光绪十二年(1886),最迟为1933年。这说明王希廉、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在光绪年间,乃至民国时期都颇有市场。从嘉庆十六年(1811)一直到同治五年(1866),五十多年里,在《红楼梦》评点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东观阁评本,道光十二年(1832)王希廉评本的问世,并没有影响东观阁评本的翻刻。光绪十年(1884)前后,王希廉、姚燮合评本开始刊行,东观阁本大约百分之九十的批语都被吸纳到姚燮的评语当中。王、姚合评本的评点更丰富、印刷更精良,致使东观阁评本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 兴盛的原因

清末民初的学者吴克岐在《忏玉楼丛书提要》中,对王希廉、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作了这样的说明:

清光绪间,广东徐雨之观察(润)创广百宋斋于上海,铸铅字排印书籍,爱取家藏此本付印,以公同好。纸墨精良,校对详审,世颇称之。后书贾仿印,改名“大观琐录”,脱误甚多。考《红楼梦》最流行世代,初为程小泉本,继则王雪香评本,逮此本出现而诸本几废矣。山民评无甚精义,惟年月岁时考证綦详,山民殆谱录家也。^③

吴克岐指出了王、姚合评本的优势,也反衬出东观阁本的缺欠。东观阁本沉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系统而全面的评点形式代替了单一的圈点和侧批。王、姚合评本除圈点之外,批语形式有侧批(行间批)、眉批和总评。东观阁本只有圈点和侧批。相比之下,王、姚合评本的评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要比东观阁本丰富得多。例如,在《红楼梦》第十六回中,东观阁评语共有10条,其中有9条被姚燮引用了。就全书来看,姚燮包容了东观阁评本约百分之九十的评语。但王希廉、姚燮的合评本,并非只有东观阁本的评语,第十六回,姚燮的眉批和侧批,除了东观阁本的9条(其中4条成为姚燮的眉批,5条仍为侧批)以外,还增加了许多眉批和侧批。其中,王希廉的回后总评即“护花主人评曰”有10条;姚燮的眉批有93条、侧批有52条,回后总评即“大某山民评曰”有4条,姚燮批语共计149条;王、姚批语总计159条。通过第十六回批语的比较可知,东观阁评本只有圈点和少量侧批,王、姚合评本同样有圈点,而且批语已增加了十倍以上,批语形式除侧批之外,还增加了眉批和回后评。

据谭帆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中所做的统计,从清初到晚清,小说评点中眉批为主要形式,总评逐步呈上升态势,基本已成为小说评点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形式。其例证为:

顺治年间,有评点本11种,其中有总评的9种。

康熙年间,有评点本31种,其中有总评的18种。

乾隆年间,有评点本17种,其中有总评的13种。

嘉庆年间,有评点本 11 种,其中有总评的 9 种。

道光年间,有评点本 10 种,其中有总评的 8 种。

光绪年间,有评点本 36 种,其中有总评的 28 种。^④

这些统计数字说明,眉批加总批的形式在清代是居于小说评点的主流地位的。东观阁评本既没有眉批,又没有总评,似乎与清代晚期小说评点的主流形态存在差距。所以,王希廉、姚燮合评本取代东观阁评本也是大势所趋。

其次,多家汇评取代了一家之言。东观阁本之后,相继刊行的王希廉评本、张新之评本,都是一人所评。到了王、姚合评本,则成为两家汇评本。将诸多评点家对同一部书的批语汇集成一个评本,这种做法在清代小说评点中较为常见。本文所言的“汇评”现象,谭帆先生称之为“集评”,即“小说评点中的‘集评’是在清代出现的,‘集评’是古代经注、史注评和文学选评的常见体例,在古代文献的传播和研究中有很高的地位”^⑤。“集评”一词在小说评点史上没有出现,但有集评意味的小说评点却屡见不鲜。在此笔者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一书中所举出的例证加以归纳,列出《清代小说汇评本举隅表》以方便比较,这一表格意在说明“汇评本”这一现象,在选择例证时,同一部小说如有多种汇评本刊行,只列出汇集评家最多的刊本。

清代小说汇评本举隅表

小说名称	刊刻时期	汇评人数	评家代表
女才子书	顺治年间	3 家	钓鳌叟、月邻主人、幻庵(其中还有作者烟水散人的自评)
女仙外史	康熙年间	67 家	刘廷玑、陈奕禧、叶南田、八大山人等
镜花缘	嘉庆年间	7 家以上	许祥龄、萧荣修、孙吉昌、喧之、萌如、合成、冶成等
红楼梦(评本名: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	光绪年间	3 家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
聊斋志异(评本名:聊斋志异合评)	光绪年间	4 家	王士禛、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

清代小说的汇评本之多,一部小说所汇集的评家之多,都说明了读者对评点本的要求在不断提高,随着一部小说的普及,读者已不满足于评点中的一家之言,而希望只买一部书却能看到百家争鸣。在这

种大环境之下,《红楼梦》的汇评本便应运而生。继王、姚合评本之后,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的三家汇评本,以及王希廉、蝶梦仙史的合评等版本不断涌现。王希廉、姚燮的合评本是后来诸多《红楼梦》汇评本的滥觞。

其三,先进的石印和铅印技术冲击了落后的雕版印刷术。从印刷技术上看,东观阁本皆为木刻本,其后的王希廉评本、张新之评本也都是木刻印制的。到了王希廉、姚燮的合评本,则开始采用石印和铅印的印刷方法。由吴克岐的记载可知,“光绪间”广百宋斋《增评补图石头记》,为铅字排印。另一种看法,指出此书初版是同文书局石印本,是铅字排版,然后用石影印的。目前有关专家认为“把同文书局本称为‘铅排石印’比较合适”^⑥。

石印和铅印技术,作为西方近代印刷术,是19世纪中叶以后从西方传入我国的。《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一书中对此做了详细介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石印和铅印技术传到了中国,并逐步取代了我国古老的雕版印刷和传统的活字印刷。所谓“石印”,是指以石头为制版材料的平版印刷术。其主要方法是用药墨将文字写在药纸上,再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板上,然后滚刷油墨便可把字印在纸上。石印具有价格低廉、制版迅速、修正方便等优点,故很快被采用。所谓“铅印”,又叫铅活字排印,基本上和今日采用的机器铅印方法相同。铅印法技术先进,排印速度快,比较灵活方便,能适应大批量印刷业务的需要。石印和铅印在当时同被称为新式印法,又称西方近代印刷技术。^⑦

清末民初,《红楼梦》的出版中心由北京、苏州等文化古城移到上海,这一转移,是以印刷技术的更新为前提的。据叶树声、余敏辉先生调查,19世纪末、20世纪初,采用新式印法的出版商和印家主要云集在上海:“据不完全统计,到1902年,上海用新式印法的出版商和印家已达二十二家,到1911年就猛增到六十来家。”^⑧上海是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步伐而崛起的工业城市,从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术也率先在上海被大量采用。光绪初年,上海的一些印书局便开始采用石印和铅印技术来印制书籍了。当时的“点石斋”、“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这三家书局曾名噪一时。《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中对“同文书局”做了较为具体的介绍:

“同文书局”是徐鸿甫和徐雨之等人于光绪七年在上海开办的。该局有职工五百名,生产规模大,印书多,开办时就有石印机十二部,后来又有所增加。他们多用石印,也有铅印,印刷清晰,底本多精良,定价也低,受人欢迎。该局于光绪十二年用石印法印有《京尘杂录》四种和《赏奇轩合编》五种,于光绪十六年石印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其石印书还有《佩文斋书画谱》、《通鉴辑览》、《四书古注群义汇解》、《二十四史》、《子史精华》、《谈瀛录》六种等书。其中以《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较为有名。^⑨

其实,在《红楼梦》出版史上,“同文书局”也曾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王希廉、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有人认为是“同文书局石印本”,一粟《红楼梦书录》著录为“广百宋斋铅印本”。至于“同文书局”与“广百宋斋”的关系,一粟曾予以解释:“光绪七年(1881)粤人徐鸿甫(裕子)和徐润(雨之)初设同文书局,石印;其后徐润又设广百宋斋,铅印。”可见,“同文书局”和“广百宋斋”都与徐润有关,铅印和石印技术的采用几乎是同一时期开始的。

王、姚合评本的畅销,大约是从清光绪十年(1884)开始的,这也正是石印和铅印之类新式印法,在上海等地被采用的时期。《红楼梦》东观阁本的衰落,是印刷技术更新换代的结果,也是铅印和石印技术取代木刻雕版技术的一个典型例证。印刷业的发展程度是影响通俗小说繁荣与萧条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已被明代小说的发展历程所证明。陈大康先生的《明代小说史》对这一问题阐述得较为深入:

通俗小说的发展在停滞了近二百年后的重新起步是在嘉靖年间,作品数量开始明显增多是在万历朝,两朝时间跨度相当,但后者的作品总数约是前者的十倍。明显差距的产生有着多种原因,而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万历朝正是明代的印刷业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晚清时的创作状况更能够说明问题。……

自从程伟元的萃文书屋刊印《红楼梦》以后,翻印者日多,书价也随之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读者数量将迅速猛增。在先进的印刷技术引进之后,书价还可以降至更低,印数则能够大量增加。在雕板印刷时,当书板刷印了几千部以后就会因磨损而不能再使用,万历时余象斗之所以要重刻其叔祖余邵鱼撰写的《列国志传》,其原因就是“惟板一副,重刊数次,其板蒙旧”(余象斗:万历

三十四年三台馆版《列国志传》“识语”),要继续满足广大群众的购买愿望,就非得重新雕板不可。铅印或石印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如清末曾朴的《孽海花》在短时间内就连续翻印了二十五版。印数既多,书价又低,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通俗小说才能充分地发展。^⑩

这里以《红楼梦》为例,说明了印刷技术的发展对小说传播的促进作用。而通过明代万历年间的《列国志传》与清末的《孽海花》的比较,落后的雕版印刷方式与先进的石印和铅印技术之间的差距,便显而易见了。

《红楼梦》东观阁本的衰落,是印刷技术更新换代的结果,也是铅印和石印技术取代木刻雕版技术的一个典型例证。东观阁—三让堂系统的兴隆之极,正是衰落之始。因急于出售,难免粗制滥造,必然会被质量更好的版本所取代。从《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和《忏玉楼丛书提要》中我们了解到,同文书局(或广百宋斋)的石印和铅印本大都“印刷清晰,底本多精良,定价也低,受人欢迎”,而王、姚合评本更是“纸墨精良,校对详审,世颇称之”。的确,像王希廉、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这样一部校对详审、评点全面、印刷精良的《红楼梦》评本,取代东观阁评本,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①②⑥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杜春耕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③ 吴克岐编著《忏玉楼丛书提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④⑤ 谭帆著《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9页。

⑦⑧⑨ 叶树声、余敏辉著《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8、131页。

⑩ 陈大康著《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4页。

原文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1辑。